

方国珍

史料集

方国珍（1319～1374）
又名谷真 洋屿人
元末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

应再泉■主编
徐永明 何斌超 赵世文■副主编

方国珍生得身长面黑，力勒奔马，与兄国馨、国璋、弟国瑛、国珉，以佃农和贩私盐为生计。为元末最早的起义领袖，曾降元，后降明，明洪武二年（1369），领广西行省左丞，留居京师（今南京）。七年，病死。
本书系方国珍史料汇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方国珍史料集

主 编 应再泉

副主编 徐永明 何斌超 赵世文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国珍史料集 / 应再泉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308-11523-0

I. ①方… II. ①应… III. ①方国珍(1319~1374)
—人物研究—史料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3189 号

方国珍史料集

应再泉 主编

徐永明 何斌超 赵世文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冯社宁 赵 静

策划编辑 王 晴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523-0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前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元朝的残暴统治终于激起了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最早在浙江路桥树起反元大旗，四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相继出现了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等武装力量。

路桥地处浙东沿海，渔民出身的方国珍凭借独特的海上地理优势，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水军，屡屡打败元军的进攻。不仅如此，方国珍的水军还控制了元朝的海上生命线。红巾军起义后，京杭大运河的运输线被切断，如果海上的运输线再被切断，那么，元朝整个京城的官员和居民都有衣食之虞。日薄西山的元廷迫于无奈，一次次对方国珍招安，封官授爵，直到官至江浙行省左丞，拥有庆元、温州、台州三郡之地。方国珍一面与元廷周旋，一面暗中壮大自己的实力。方国珍曾经奉元廷之命征讨张士诚，张士诚的军队号称将军十人，士兵七万，却被方国珍亲率的五万兵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最后不得不“遣使纳款，请奉元正朔”。昆山之战，使方国珍之名声振东南。

朱元璋率领的淮北起义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军队攻下金华、处州等地，并改婺州路为宁越府。方国珍控制的庆、温、台三地顿时处于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的军事包围圈中，形势十分严峻。朱元璋遣使招降，方国珍自知不能与锋头正健的朱元璋相抗，故以子为质，遣使通好内附。方国珍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化解危机，让朱元璋掉头他向。如果朱元璋进攻张士诚或陈友谅，他就可坐山观虎斗，见机行事。

然而，朱元璋的淮北武人英勇善战，此外又有刘基、宋濂等浙东文人的辅佐，朱元璋的军力越来越壮大。在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后，方国珍再次面临朱元璋的通牒。方国珍本想负隅一抗，但当朱元璋的大将汤和、朱亮祖兵临城下，攻下庆元、新昌、台州等地后，方国珍自知难有退路，决定放弃抵抗，率众从海上来归朱元璋。因归顺有功，方国珍被授为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直至完首而卒，享年五十六岁。

对于方国珍狐疑不决、既依且违的态度,后世多有贬词,以为他首鼠两端,“反复狙诈人耳”。对于方国珍的志向才略,后世以为他“非有长驾远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略”,深为他不从章子善北上攻取天下的建议而感惋惜。不过,对于方国珍的保境安民、归顺朱元璋之举,时人及后世众口一词,赞扬有加,如明代开国文臣宋濂在为他写的《神道碑铭》中称他“盖公以豪杰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天兵压境,避而去之,曾无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于生民甚大”,“功在三府,其惠孔昭”;清人傅维麟在《明书》中称他“不建号称王,卒归命真主,国珍之识量有过人者。回视吴楚,俱烟消灰灭,而独乐天年,保富贵子孙安享厚禄,于太祖迅雷之下,非沈勇知几而能若是乎”。

方国珍的事迹一直以来为当地百姓所津津乐道。为了对六百余年前的这位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以服务地方文化旅游建设,让人们全面了解方国珍的生平事迹和历史地位,我们编纂了这本汇集方国珍历史文献资料的书。

本书的编纂得到了路桥区文联、路桥区图书馆、路桥区档案局和郑九蝉先生、管彦达先生、郑炜先生、方崇江先生以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黄文敬、王雨翌等人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成书仓促,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12月20日

目 录

上 编

一、方氏源流	(003)
二、碑铭志传	(007)
三、编年事迹	(061)
四、杂载泛论	(121)
五、家族人物	(138)
六、诗文歌谣	(152)
七、地理遗迹	(157)

下 编

一、有关人物	(165)
二、诗词文章	(230)
三、笔记小说	(262)
附录 方国珍年表	(281)
参考文献	(297)
人名索引	(302)



上

编





一、方氏源流

方氏源流原序

方 崧

方氏祖籍台州，自大宋年间侨寓黄岩，世居洋屿。后迁石曲，历传至元，有太祖、考、祖妣墓葬在方家垵下汇头。又传数世，及元武宗时，出兄弟五人。长国馨，次国璋，三国珍，四国瑛，五国珉，咸有膂力，以鱼盐为业。一日清晨，国珍诣南塘戴氏，假大槐木，时主人卧尚未起，忽梦厅柱有黑龙蟠绕屋，为之震撼惊觉。起而视，乃国珍也。遂以女妻其子。（来按：数语本邑志。考郡志云，因妻以女，似妻国珍矣。然国珍妻两董氏，无姓戴者，郡志讹也。）

及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国珍聚众，起兵海上。十三年，张士诚陷泰州，僭号“大周”，自称“诚王”，元遣国珍讨之，遂出师。水骑并进，杀将士，溺死者万计。元君臣多国珍，勋数加，爵赏至太尉左丞相，封衢国公。至正十八年，明太祖洪武既定金华，遣儒士陈显达招国珍，以宁、台、温三郡来附，用次子关为质。太祖曰：“既诚来归，便当推诚相与，何质为哉？”乃厚赐遣之，授江南行省平章事。（来按：邑志，“江南”作“福建”，又改为淮南左丞。）国珉、国瑛皆至大官。（来按：并为平章事。）遣博士夏煜赍授银印。然国珍外示归附，内仍尽心事元。太祖平苏州，命国珍运粮，不报。太祖责其反覆，命汤和、廖永忠、朱亮祖等征之。国珍乃遣其子明完奉表谢罪。太祖览表怜之。（来按：此表幕下士天台詹鼎笔也。又按：明完，邑志作“关”。《七修类稿》、宋濂《神道碑》作“明完”。）乃赐书曰：“当以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既率众来归，悉从原宥，即授广西行省左丞相。

及国珍病革，太祖遣内史问所欲言，国珍曰：“臣荷厚恩，无以为报，子孙庸愚，不省人事，原上曲加保全，言讫而逝。”太祖闻而哀之，乃为文致祭，官其二子焉。先时，国珍病时，嘱诸子曰：“无归葬海滨，可求京城外之地葬之。”后遂葬于

城东二十里玉山之原。太祖命学士宋濂为《神道碑铭》，见《浙江通志》。且谓能保全三郡，归命真人，使桑梓不罹血刃，功亦不可泯没。后至明季，子孙仍转居石曲，名其里曰前方。与始祖墓在方家垵者，仅隔里许焉。颍川氏人崧再志。

（来按：此文题当作《国珍始末考》，不当谓《方氏源流序》也。然国珍事实，具载诸书及通志、郡邑志，尤详于宋文宪《神道碑》。惟校郎瑛《七修类稿·始末略》，则大致有异。碑固奉敕应制之文，纪善略恶，《类稿》则直叙其事，更为可信。此文第述大略，与诸异同不一，兹不具辨，后别著《源流考》一篇以正之。）

（《民国四修石曲方氏宗谱》）卷一）

新定石曲方氏源流考 三修增

方 回

吾宗方氏，世居黄岩石曲前方。自国初至今，三百余年，团聚一乡，无散处者，然不详先世源流所自。谱中所载，以所可知者为始祖，不敢冒他处之方以湮宗，所谓宁简勿滥，盖言慎也。然数典忘祖，自昔所讥。来不敏，谨考得姓之源为吾石曲之派之所自，以详稽焉。

案方氏受姓，较他为姓最古。宋潜溪濂曰：方姓始自方雷氏。方雷氏者，西陵氏女，轩辕之正妃，是为嫫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于方山，后因以为氏宗。正学公孝孺曰：黄帝时，有曰明，在七圣之列，其后有回，为帝舜友，历二代而族未显。周宣王时，叔为将伐玃狁，有大勋，赐食邑于洛，故世望于河南，方氏由是著于天下，然未散迁于江、皖、闽、浙间也。西汉末，新莽将篡立，有司马府长史名纡者官吴中，度天下将乱，乃避居歙县之东乡，遂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曰济，曰储，曰俨。俨为关内侯，行南部太守。（王子庄先生云，“部”当作“郡”。）俨为大都督。储字圣明，一字真顺，建初间，举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转洛阳令，封黔县侯。和帝时，下郊，忤上意，饮鸩卒。后赠尚书令，能役使鬼神，乡人立庙祀之，称为仙翁。墓葬淳安县学前，庙曰真应庙。徽、严山中，皆有之。仙翁生三子：纡之，宏之，观之。子孙繁衍，遂分三族。严、衢、婺、越之方，纡之后也。徽、宣、池、秀、湖、常之方，宏之之后也。莆田、九江、滁阳之方，观之之后也。纡之后，至唐咸通中，有号元英处士者，名干，字雄飞，以诗名，居睦之白云原，后隐越之镜湖以终。五世后，复自越迁睦，子孙号为九房，布列于浙河之东，多仕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二年，钱俶纳土，有自睦徙台州黄岩者，曰二四府君，自是黄岩始有方氏焉。

未几，迁宁郡之象山，又迁宁海猴城。至明建文间，而出正学公。若临海之

蛟峰，天台之鬼峰，皆有方氏之子孙焉。惟黄岩自二四府君改迁后，不闻留居者，则石曲之方，非其所自也。（今黄邑西门、西乡、东南乡及太邑城乡各处皆有方氏，与本族之源不同。）若莆田本观之之后，唐昭宗时，守长史讳琬者，生御史中丞殷符，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范、延远、延英、延辉、延滔，最号贵显。子孙或家滁阳。延滔，左仆射，其后或迁饶信、江苏。累代炽昌，闻人辈出。在宋，莆田之方最盛，有曰惟深，文学行谊为世所宗。曰渐，知梅州，积书尽多，世号富文方氏者是。（渐，榜藏书之阁曰富文，故有是称。）曰翥，字次云，官秘书省正字，储书千二百笥。朱子至莆谒之，敬礼有加。曰大壮，好学，不践场屋，得朱子性道之懿。子大东，孙澄会，明公权。元孙德至，四世科第。曰崧卿，字季申，隆兴初进士，官西京转运判，有惠政。至宋季有自莆迁台州之仙居，复迁于黄岩之洋屿，遂占籍焉。有曰天成，子宙，孙伯奇，俱以国珍贵赠官。伯奇追封越国公。伯奇子五：曰国馨、国璋、国珍、国瑛、国珉。国珍，明初赠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卒于南京邸第。子孙仍转黄岩石曲，名其里曰前方。自是黄岩石曲，始有方氏焉。有明社屋，陵谷变迁，兵燹流离，谱牒散失，自唐至今，世系罔考，故先代宗公以国初肇基公为始，不复拉述远祖，然其源则出自莆田之方，为国珍后，无可疑者。若长史紘，又为江南凡为方氏之鼻祖也。来读书不多，未能博考，如方回《桐江集》、方翥《莆田图谱记》、方仁杰《闽系录》及本郡宁海、天仙之方氏谱，俱未得见，兹第述其大略之可信者，以告我族人，庶不忘所自云。

（案：前半据宋文宪《方氏族谱序》及正学先生《方氏谱序》，后半杂考诸书，不便附注。来自记。）

（《民国四修石曲方氏宗谱》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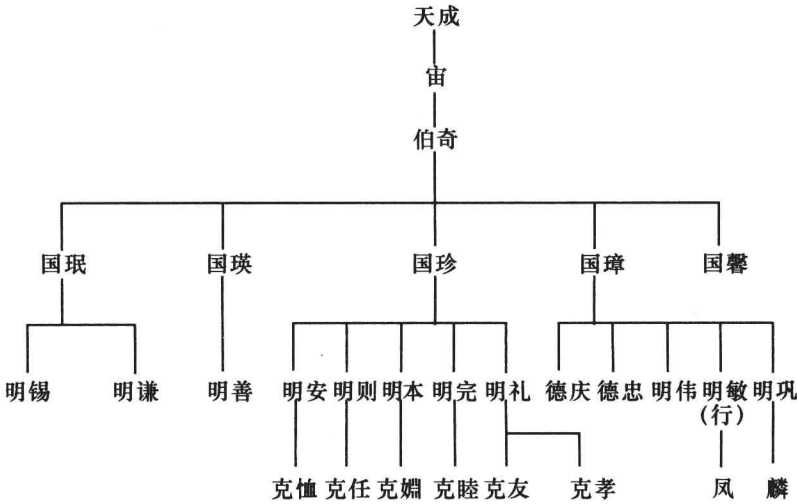
方氏源流附考

按方回《桐江集》所载天下之方，姓皆出于歙县。歙县之东乡，为严之淳安，盖予鼻祖紘，西汉不仕，王莽避地时所居。仙翁储之墓，在县学前；庙祀，则徽、严山中皆有之，曰真应庙。徽、严之方，莆之方，信之鹅湖之方，屡出名卿显人。又按：秘书省正字方翥《莆田谱图记》所纪王莽之际，衣冠流离，有名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吴中，以二说参之，皆本于张友成《仙翁庙记》，所以先后如出一辙。独新定别谱，谓仙翁新定人。祖紘，晋元熙间为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长伋，娶司空谢安女。次即仙翁，名储。季曰俨，字叔威。当南齐世，与仙翁皆隐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举秀才，终官太常卿。窃意谢安卒于晋孝武太元十年，卒后三

十余年，始为恭帝之元熙，又历宋齐八十余年，而至梁，度其时齐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无斯理也。齐事然且，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谓仙翁三子，长曰观，次曰覲，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杰《闽系录》则云仙翁三子纘之、宏之、观之，《谱图记》亦然，盖观字正同，宏则避宋宣祖讳改为洪，以宏与洪音义相近，惟覲与纘稍异耳。无乃传闻之易讹耶？惟方氏固为江南望族，而元英之支，子孙尤众，其九世孙监察御史蒙自记，白云原之族，时有二十三院，实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吕太史伯恭见于文辞，又云云源支叶甚繁，一源数百家，联谱合牒，衣冠文物之盛，乡人纪之。呜呼！亦可谓昌且炽矣。至若莆田之方，则唐昭宗时郡守长史讳琬始迁，琬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范、延远、延英、延辉、延滔，最号贵显。延安，户部侍郎子孙，或家滁阳。延滔，左仆射，其后人或迁饶信、江苏诸郡。琬亦观之之裔，因为元英异支，谓其徙于光之固始者，则非也。（光州，今河南横川县。）

（《民国四修石曲方氏宗谱》卷一）

方国珍世系表



（据《民国四修石曲方氏宗谱》制）



二、碑铭志传

故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

明·宋濂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资善大夫、广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方公歿于京师钟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门之石未有刻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礼恐公群行湮没无传，请于大都督府。移文中书，中书下礼部。于是尚书臣筹以其事闻。制曰：“可。”遂敕翰林学士承旨臣濂为之铭。

臣谨按留守都卫经历天台詹鼎状公之行曰：公讳珍，避庙讳更名真，因字谷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迁台之仙居，三迁于黄岩，遂占籍焉。公长七尺，状貌魁梧，而身白如瓠。有伟丈夫量，未尝宿怨，识者已知其为贵人。至正初，李大翁啸众倡乱，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时承平日久，有司皆惊愕相视，捕索久不获，因从而缓辑之。剧盗蔡乱头闻其事，谓国家不足畏，复效尤为乱，势鸱张甚，滨海子女玉帛，为其所掠殆尽，民患苦之。中书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发郡县兵讨蔡寇。公之怨家诬构与其通，逮系甚急。公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公度不能继，且无以自白，谋于家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藉之为奸，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咸欣然从之。郡县无以塞命，妄械齐民以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数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为庆元定海尉，使散众各安其居。

自时厥后，汝颖兵大起，海内鼎沸。齐国忠襄王李察罕保釐河、洛、晋、冀，李思齐、张思道号令关陕，陈友谅、明玉真分有江、汉、荆、益，张士诚据淮、浙，公亦有庆元、台、温三郡之地。

同县章子善者，好从横之术，走说公曰：“夷狄无百年之运，元数将极，不待知者而后知。今豪杰并起，有分裂之势。足下奋柁一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而待，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馈运之粟，舟师四出，则青、徐、辽、海、闽、广、

瓠、越，可传檄而定。审能行此，人心有所属，而伯业可成也。”公曰：“君言诚是，然智谋之士，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朝廷虽无道，犹可以延岁月。豪杰虽并起，智均力敌，然且莫敌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愿君勿复言。”子善谢去。

公自是其官累迁，至江浙行中书参知政事。会有诏征兵讨张士诚，公遂出师。士诚知公且至，遣其将史文炳、吕真，统十将军、兵七万，御公于昆山。昆山去姑苏七十里，士诚之伪都在焉。文炳、真陈兵城中，仍以步骑夹岸为阵。士诚命游兵往来，旌旗数十里不绝，气势甚盛。公曰：“滨海之地，非四达之衢，乃复参用步骑，兵虽众，不足畏也。”公舟师仅五万，身率壮士数百趋葑子桥。文炳、真使十将军薄水战，矢石如雨。公戒其众，持苇席，藉涂泥，冒矢石急奋。夹岸之军，以火箭乱射。公燎及须鬓，横刀大呼而入，杀两将军及十余人。军大溃，若禽鸟散去。公与壮士追击，趋其中坚。文炳、真接战。公出入阵中，所向辄披靡。桥左右水骑讫不得成列，而岸上军又散北。文炳、真弃马走，亡七将军，溺死者万计。公乃次兵于岸。明日又战，七战七捷，直至城下。士诚得报，遣使者送款，请奉元正朔。

公还，遂以节钺镇浙东，开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勋，复数加爵赏，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赐衢国公印章，昆弟子姓宾客，皆至大官。

当是时，今上皇帝龙兴临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上亲取婺州，而衢、处相继降。公曰：“吾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临濠兵精甚，所至无坚城。此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即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自古英雄以义气相许，当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贵，何以质子为？”遂使完归。公复遣使者，愿守城邑，如钱镠故事，岁贡白金，以给军费。上许之。然犹自海道输粟元都。

时群雄方争，上方励志中原。公独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军刘震、蒋英等叛婺州，杀首帅胡大海，持其首来，曰愿隶麾下。众皆贺，独公不许，曰：“吾昔遣使效钱镠，言犹在耳。今纳其叛人，是见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归我。即他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帅师击之，仲兄中流矢而没。上遣使临祭，且慰抚其遗孤。越数载，上诏大将军徐魏公平姑苏缚士诚献京师。公以久疾不视事，又莫府宾客无所陈说，失朝贺礼。上怒，大军且压鄞。公忧惧不知所为，乃封府库，具氏数，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谢曰：“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载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绝于天地？敢一陈愚衷，惟陛下财幸。臣本庸才，处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黄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击雷掣之师至于婺州，臣愚以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时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谓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

之余泽者也。而陛下开诚布公，赐手书，归质子，俾守郡县如钱繆故事。十年之间，与中吴角立，皆陛下之赐戢也。逮天兵下临吴会，臣尝上书，谓朝定杭、越，则暮归田里。不意今年以来，老病交攻，顿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虑不齐，致烦陛下兴问罪之师。方怀忧惧，未能自明，而大军已至台、温。令臣计无所出，虽遣使再三，而承诏之师，势不容已。是以封府库，开城郭，以俟王师之至。然犹未免为浮海之计者，昔有孝子于其亲也，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事，适与相类。虽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绝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缚待罪阙庭。复恐陛下万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后世议者，不谓臣得罪之深，将谓陛下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谨昧死奉表以闻，俯伏俟命。”

上览表，趣公入觐。公至京师，上且喜且让曰：“若来何晚也？”公即叩首谢罪。上以公诚恣，遇之特厚，每赐宴飧，皆与功臣列坐。未几，有广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请。一日侍上燕，坐不能兴，舆至第，则成末疾矣。上数遣中使赐问，官其二子：礼，宣武将军、金广洋卫亲军指挥使司事。完，忠显校尉、虎贲卫千户所镇抚，令公得亲见之。已而公疾革，上遣中使问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无尺寸之功，而子孙椎鲁，绝不知人间事，臣所忧者独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则臣感恩九泉，为犬马报陛下矣。”言毕而逝，寿五十又六。上闻，哀悯之，亲御翰墨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亲王亦如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亦皆奉上旨临祭，成礼而去。先是，公病时，尝属诸子曰：“我即死。毋归葬海滨。主上遇我过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后人习于礼义。”及是，卜城东二十里玉山之原帷食。礼部为奏请，上欣然可之。于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礼也。

公世为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屡致侵蚀，父笑曰：“吾诸子当有兴者，毋久苦我。”其后五子果贵显。元季，以公之贵，得屡赠三代。曾祖天成，荣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勋皆杜国，爵皆封越国公。父伯奇，银青荣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仍追封越国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两董氏，皆封越国夫人。子男五人，其二即礼与完，其三曰本，曰则，曰安。女五，二适士族，余在室。孙男六。

隋大业末，海内纷纭，江华聚众保民，据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境，虽屡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库，籍民数，以归职方，擢为歙州刺史，歿于长安，其事与公似无大相远者。盖公以豪杰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天兵压境，避而去之，曾无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于生民甚大。然而天宠所被，赐官丞辖，享有禄食，而二子皆列崇阶，赫奕光着，视唐则有加焉。于是历序其故，著为铭诗，以宣朗国家之鸿烈，而及公保民之伟绩云尔。铭曰：

元季纷纭，群雄相吞。公据海滨，志欲靖民。
黄屋左纛，我非敢覬。绥定一隅，以俟真主。
大明煌煌，出自东方。天威奋张，孰敢不来？
王乃籍土，乃封府库，大开城门，委之而去。
皇帝诏还，喜动龙颜。卿能庇民，朕数嘉叹。
卿居海邦，倚水为强。旌旗扬扬，武夫洸洸。
舳舻数千，横行海中。诸蕃畏威，莫越其封。
炳乎几先，能顺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
何哉暴强，驱民锋镝，酣战弗禁，身乃就殒。
以此较彼，卿实为能。爵之崇阶，禄给子孙。
天语褒嘉，金宣玉奏。公拜稽首，天子万寿。
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在三府，其惠孔昭。
华之保歟，事与公类。至今庙食，春秋不废。
公虽歿矣，德曷忘矣。太史铭矣，发幽光矣。

（《宋濂全集》第2册，第1147页）

方国珍德政碑(残)

释□□

平章荣禄方公分四明之明年，海堧肃清，黎氓底宁。沐浴□□□□□□□□
□□□镇吾鄞今二载，郡之士庶与吴释氏子莫不戴公恩。今民既
□□□□□□□□□□顾虎视，设张机牙，睥睨吴鄞，民惴不自保。及公来分
兵镇御，舟□□□□□□□□□□朝廷遣使来东南，皆假道海上。还京师，四方
之将命乘传者，杂□□□□□□□□□□苏息而使价胥悦。及海舟北上，则为治
舟舡，具糒粮，严兵卫以扈□□□□□□□□胥吏辈从民市，直不酬物，且督责
捶楚，民甚病。及公至，下令戒约□□□□□□□□□□给。公既戒约，官吏毋得
多输民租，且命输者自持概，平其缺斛，豪胥□□□□□□□□其弊，凡作器物，
皆官自给，襁傭匠居肆，程限弗棘。鄞虽宿重兵治守，□□□□□□□□公亲诣
天井诸龙湫，谒水露首，徙跣行百里，陟罔岷，披荆榛一日夜，达□□□□□□卒
得雨，□以不歉，其虔恪为民若此。鄞濒海为郡，榷盐之场五，旧时官
□□□□□□盆之□□给军储，其他琐条密纲，一切弛之。民无不得食盐而钳铤
之。□□□□□□□□费不□，驿户不烦，县邑经画有方，营构有法，于是四方之来
者，始有托宿□□□□□□，能静厚宽恕，克赞公志。至于幕府僚佐，皆能勤恤民
隐，以襄美政。吾徒静□□□□□浮图氏，若无所□也。而乃拳请为志诸金石，

彼岂无说乎？因语之曰：“公之□□□□□以德泽之我及者为言，是酬私恩也。余因固询之，则曰：初公之未至也，使客□□□□寺出缗钱，为丁夫庸，及具粮粮为赆，送往困弊，公闻而咤曰：夫僧与编氓同□□□□粮粮之需者，皆公赐也。然而所以树石而纪德者，则非为是一端也。盖吾游□□□□徒净业修禅寂，遂谓非公赐，可乎？乌可泯公赐，而昧其所自来耶？余闻而□□□□方面之相臣，而又必惟述其仁民之功，而不言其及己之惠，不欲以私恩□□□□为□，朝廷所倚重，□宠锡荐臻，□恩渥隆赫，公必将竭忠奋庸以报□□□□□□行当奖率三军，荡平边陲，扫清氛祲，使东南疲氓复见太平全盛之治，而尔□□□□□报德之意，乃为之书。因铭以诗曰：

□□之墟，控越走吴。邻奸侦窥，封豨猱獯。猗欤相臣，来殿海隅。锋旗所麾，逆枭叛□。□□王国，盐策流行。弗急其征，仓庾量平。弗渔其赢，赦甲锻兵。戈铤耀明，贝胄朱纁。虎□□多，□□取殄。明明圣皇，赉锡孔章。命服辉煌，秬鬯醪芳。公拜登受，□□□□。□□□□，□□□疆。饩□天子，万年永绥。万方（方字疑衍）民讴歌，德音不忘。

碑文的方格。据冯目载：“至正二十年（1360），释□□撰。民国十八年（1929）灵桥门出土。”

（《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第53页）

明太祖实录·方国珍传

（洪武七年）壬辰，广西行中书省左丞方国珍卒。国珍名珍，以字行，台之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长身面黑，颇沉勇。

元至正中，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怨家陈氏诬告国珍与寇通，国珍怒杀陈氏，陈之属诉于官，官发兵捕之急。国珍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亡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劫掠漕运粮，执海道千户。事闻，诏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总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因迫使请于朝，下招降之诏。元主从之，遂授庆元定海尉。国珍虽授官还故里，而聚兵不解，势益暴横。

十二年，元兵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幕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讨之。泰不花率舟师与战，众溃，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国珍船，手刃数人，遂为所杀。是时，汝颖兵起，海内大乱，江淮南北诸郡土豪各聚众割据，元不能制，遂复遣官谕之使降。久之，伪吴张士诚据姑苏、常、湖